

雁鸣声远

□冯晓天



一声雁鸣
是天空摁下的琴键
人字形的雁阵
把苍天的思绪
一会儿伸展成直线
一会儿排列成曲线
飞过天空的音符
抑扬顿挫,跳跃
太阳、月亮和星星的情感
撒在大地的音符
汇成溪流的淙淙和湖水的湛蓝

大雁
在天地间舞蹈
在季节的键盘上
飞舞苍天和大地灵感
也许
是大雁的一声惊叹

雁鸣湖
凝固了雁鸣金秋的诗韵
把一汪湖水的潋滟
捧给金色的中原
于是
中牟有了诗和远方
有了彩色的斑斓
也让芦苇荡和十里槐花
飘荡五光十色的梦幻

雁鸣声远
一位乐神在雁鸣声中走来
在箜篌城
把凤凰、大雁和百鸟的鸣叫
弹拨成箜篌的低回婉转
一个远古的神话流水一般
漫过民间传说和帝王宫殿
又一个深秋的季节
列子望着飞过的雁阵
沉思一个哲学命题
是自然永恒还是人的精神久远
他思索的最终结果
就是愚公移山
也许是在冬季
大雁在黄河滩涂栖息
把大地的思绪

铺展开一片带着羽毛的寒战

是一架牛车吧
拉着孔子和他的弟子
吱吱呀呀碾过中牟的土地
装载着思想和礼仪
要黏合春秋的战乱
遇到一座项囊的城
怎么也绕不过
留下了孔子回车的遗憾
至今,雁鸣湖的波光里
还有孔子的一声感叹

潘安
这个男神的标签
从中牟走向西晋
把美男子的风流才华
弄成掷果盈车
也让灼灼桃花开遍一个县
更把西晋的政坛文坛
烧成一片历史的喟叹
我们的潘郎啊
今天还拿着一支笔
伫立大潘庄诗意的田园

史可法
这位中牟后史庄的赤子
永远站立在扬州城头
把民族英雄的精神大旗
挥舞成历史丰碑上的坚毅果敢
让乾隆大帝弯下腰身
“褒慰忠魂”
御笔手书的钦敬
撰写人可法史可法的赞叹

长空雁叫
大雁衔来八千载岁月
安放中牟的沧海桑田
把王者之音和“关关雎鸠”
鸣叫成物换星移离合悲欢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圃田泽烟波浩渺
萑苻泽奴隶揭竿
古直道车马粼粼

大运河一渠云烟

曲遇聚
汉刘邦的一声啸叫
盖过了箜篌的轻拢慢捻
王满渡
唐代的一个震颤
晃动了渔歌互答浆影樯帆
官渡之战剑影刀光
一把大火
烧红了三国的半壁江山
至今
官渡桥、逐鹿营
还在诉说公元二百年的恩怨
四十五里瓦子坡
灯红酒绿丝竹管弦
把一个北宋王朝
吹奏得摇摇摆摆步履蹒跚
岳武穆仰天长啸
在狼城岗的漫天风沙中
舞动精忠报国的呐喊

李自成三围开封
把中牟的历史
写在汴梁城墙的汉瓦秦砖
双塔岗站成千年的厮守
守望裴李岗、仰韶、龙山
八千年岁月的云烟
把坚守和信念挺立成
一高一低的相恋

啊
我的大中牟啊
你摇动华夏之树的苍翠和厚重
你铺开中华文明的辉煌和灿烂
雁鸣湖的一汪湖水
留住了大雁鸣叫的历史
滋润一方土地
生长十里槐花鸥鹭翩翩
你是中牟的眼睛啊
被九曲黄河冲洗得湛蓝湛蓝
你的身边飞来一群又一群大雁
在中牟的麦田里踏青
以各自的叫声
衔来香颂的呢喃

在中国中原的诗歌里起舞
把当代诗情和历史的舞蹈
点化成乐章中跳跃的节点
舞动中国
诗飞中原

绿博园、方特、奥特莱斯
电影小镇、海洋公园、只有河南
一个个跳荡的音符
是大雁扇动的翅膀
在黄河涛声怀抱里
吟唱大中牟豪壮的宣言
雁鸣湖贾鲁河激情握手
捧出鸥鹭鹤鸣丽日蓝天
箜篌城地铁线交响
穿越潘安故里官渡云烟
双塔岗文创城相望
飞动梦回唐宋都市田园

中牟
舞动心灵的歌唱
挥洒春色秋韵夏风冬岚
牟山,耸立一个时代的高度
俯瞰疏风朗月贾鲁弯弯
万亩湿地蒹葭苍苍呦呦鹿鸣
把辽阔奔放的意境
写给白云写上蓝天
中牟
举起诗情画意的手臂
中牟
向世界绽放盛开的笑颜

雁鸣声远
一行雁阵飞来
扇动雁鸣金秋一页页诗行
排列中牟大地
闪着露珠的诗篇
雁鸣声远
集结中牟的昨天今天明天
一片飞翔的土地
激荡大河奔涌
闪耀星光灿烂

(作者简介 冯晓天,生于1956年,中牟县人。早年教书,后从事新闻工作)

桃红

□蒋长青

桃红,是一种花草。清河一带的人把它叫做“指甲花”“指甲草花”“染指甲花”“染指甲草”。它的名字看起来好像和指甲有关系,其实它是很平常的花草,在村野田地里,它就是草。

不过在它开花的时候,会给你一种温暖的提醒,似乎想和你说话。村庄里家家户户的墙上几乎都有桃红的种植,或三五株长在瓦盆、瓷盆里;或直接长在墙头上。墙当然是土墙,墙究竟有多大年龄,你只有去问村中老人了。夏天基本上是阳光、风、雨、云彩的表演场。清河一带的乡村自然不例外。

在风雨过后,再看看各家的墙,桃红似乎更绿了一些,花包着雨,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它朦胧中的羞涩的。雨后的土墙好像也出现了状况——墙身上多了一些环状“植物”,一环套一环,在阳光下玩着魔术。墙根的草更旺了,像一直蹲着的人猛然站起来说话一样。小虫

子在墙上爬着,偶尔会钻进桃红的空间里,自己跟自己捉迷藏……

乡村会在一棵树或者一段墙的影子里拉开一天的序幕。也会在一声或几声鸟叫里醒来。乡村的夏天被男孩子喧闹的声音“着装”。清河一带的乡村有一层颜色,这层颜色是桃红。

这层颜色时不时也会动一下,那是女孩子的手在桃红的枝叶里抚摸的悸颤。我感觉这时女孩子的手指就是风,瞬间将桃红的笑脸挑逗出来。多年来我很怀念女孩子的手指,尤其是这种肉质的手在肉质的桃红肢体上接触。女孩子里有我的姐姐、姑姑,还有爱和我玩的巧玲、小凤。她们是不让我轻易碰撞桃红的。从她们神秘的笑颜里,我仿佛看到了更多神秘色彩。有时候,她们会温斥我:“赶紧去玩儿”或者“到屋里看小人书”。

乡村女孩子的神秘是什么呢?我一

个男孩子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当我从长长的梦境里醒来的早晨,看到自己的手被麻叶包裹着,麻叶上还缠着线,就连脚趾也被这种麻叶和线缠着。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竟然有一股想哭的冲动。

巧玲说,完了,你马上就会变成女孩子的……小凤一直咯咯地笑。我看见她们纤细的手指上都长了一层浅浅的颜色。这颜色似乎在她们笑声里渐渐变深,或者变成一种奇怪的温暖和幸福……

每年爱给我用桃红包指甲的女孩就是她们了。

现在想起她们,就想起桃红,就想起清河,就想起清河一带的乡村。这群女孩子早已为人妻人母了。尤其是巧玲,初中二年级没毕业就和她的表姐表哥到深圳打工了。她结婚早,50岁不到就当奶奶了。巧玲就是当了奶奶还是先前闺女时的脾气,见人说不上两句话

就咯咯地笑。小凤呢,听说在郑州一家花卉市场当老板。有一次我在郑州学习,特意去小凤那里。小凤拿着“苹果”手机,对手下的几个雇工小姑娘吆五喝六的。我说,你最好弄些桃红养吧……小凤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苹果手机”在胸前乱晃,真应该来几张自拍。小凤告诉我,萍妞姑去世了,已经过了“三七”……萍妞姑当年也给我包过“红指甲”。后来她得了一种“羊痫疯”病,正说笑的时候,忽然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听说,她后来嫁给石村的红强了,30多岁的光棍儿。小凤说,埋葬萍妞姑的时候她去了,萍妞姑的一双儿女在灵堂前披麻戴孝的,这兄妹俩大的上小学五年级,小的才上二年级。

小凤说,最让她掉泪的是萍妞姑家的墙头上还种着桃红,让她彻底掉泪的是厨房的门框上一行歪歪扭扭的毛笔字:红强和萍妞在一起……

(作者简介 蒋长青,男,郑州中牟人,毕业于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省作协会员,在各级媒体发表文章多篇)